

叢書集成續編

三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〇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政治學

牛羊日曆一卷	唐	劉軻	藕香	一
治安要議六卷	明	陳建著	聚德堂	五
六齋卑議一卷附錄一卷	清	宋恕撰	敬鄉樓	四七

錢幣

錢譜一卷	題明	董通撰	翠琅玕館	七三
泉志校誤四卷	清	金嘉采撰	觀自得齋	八五
古金待問錄一卷	清	朱楓輯	昭代	一二五
廣田水月錢譜一卷	清	張延世著	昭代	一四五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四卷	清	陳其鑑譯	振綺堂	一五九
虞夏贖金釋文一卷	清	張美翊校勘	觀古閣	一八三
嘉蔭笈論泉絕句二卷	清	劉喜海撰	觀古閣	一九三
觀古閣泉說一卷附續泉說一卷	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二二一
觀古閣叢稿二卷續稿一卷三編二卷	清	李佐賢撰	觀古閣	二六五
大錢圖錄一卷	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三四五
古泉叢考四卷	清	徐士鑾輯	屏廬	三八三

釋幣二卷.....

古泉雜詠四卷.....

田制

漢汜勝之遺書一卷附區田圖說一卷.....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一卷.....

財政

己庚編二卷.....

籌餉卮言一卷.....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一卷.....

民 王國維撰 雪堂 四二一
民 葉德輝撰 郇園 四四三

清 宋葆淳輯 鄉齋 五〇五
清 凌霄說 清 胡匡衷撰 蟄園 五二三

清 祁韻士編 振綺堂 五一九
清 唐夢賚著 昭代 六一五
清 仇繼恆撰 關中 六三三

EP 32/02

日 牛
廐 羊

五
五
五

牛羊日曆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貶京兆尹楊虞卿為虔州司馬虞卿字師皋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璧可以不讀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常日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遠能結客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閒暗記六經思湧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鑿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

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已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前去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口和抽擢私昵廣納貨財倖門大啟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嚙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幸祕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祕為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祕恩一日乃為內官以至朱紫祕不之知元和中祕為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座王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婿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郎乃罄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

馬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為人常視之咸呼為丑座或為太牢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牢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牢僧孺又曰門生故吏非牛則李又曰丑侯曠曠反江多用半裝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與主講和凡在別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榭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為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諧度度謂人曰養蝦蟇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為舒州刺史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時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豔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一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口口口終不可得乃聒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

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如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故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半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眞珠歸於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牛相曰

三

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大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治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報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

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牛相曰

四

治安要議



重刻治安要議序

古之儒者必有以上窮天道之奧下察地理之宜中極人事之變然後通策持籌斟今酌古大無不該細無不舉乃經世之大猷非救時之小術也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韓范其庶幾矣要之賈氏切而未暗陸氏詳而近霸韓范盛於德業而道則未全是知士不本於性學使大本大源先植其基雖有所建白而於帝王不易之法君子終有所未許東莞清澗陳先生磨礪經義酣醉儒修心性既明經綸復裕惜其僅領賢書投閒置散未得展其底蘊一竭胸中之奇而退食於家著書見志子自束髮從師稔悉先生文章經濟為先朝一代儒宗曾掌教吾閩之侯官縣

議一 鄭序

倡明絕學力挽時趨學士大夫翕然矜式流風餘韻閱百餘歲猶赫然在人耳目間茲予奉

命督學嶺南亟欲叩其故里撫厥英華每試諸生輒加採訪歲丁酉科考得先生五世孫陳文彬鍾秀兄弟為予道其父璋欲刻先人遺書因出學部通辨治安要議樂府通考乞序於予予三復其旨益嘆先生片言隻字皆根據六經陶鎔子史雖著術甚富未窺全豹然即此已足領畧一斑矣其通辨通考紙貴洛陽無容贅縷惟治安要議碩書宏謨明體達用予懼人狃於近習不能採其說而哀之也因付數言以弁於首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月既望嶺南督學使者鄭晃書於

羊城試院

議一 鄭序

二

50 46.5

42

治安要議序

余著治安要議既就藁或問曰三代聖王制法亦有弊乎
曰有天下未有無弊之法也法之不能無弊者勢也或起
於因循積漸法久而弊滋也或起於時異世殊可行于一
時而不可行於異日也法雖制于聖王其如勢之不能無
弊何哉使聖王之法皆可永行無弊則周公之思兼三王
不至於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孔子答顏淵為
邦之間不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斟酌先王之
禮以立萬世常行之道矣二代叔季不至有衰亂危亡之
禍而井田封建諸法至今行之矣法立於聖王而行法之
人不皆聖王時不皆聖王也聖王雖欲以無弊如勢何此

議一序

王

我

國朝之法所以至于今日而其弊禁如無惑也使周孔復
生其必仰思所以斟酌而變通之不但已矣易曰變而通
之以盡利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區區著
為此議固欲通變以宜民也程子曰時極道窮理當必變
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此言殆切於
今日也愚也芹曝有懷而數奇分薄進寸退尺甘遜巖穴
思欲排雲披腹一叫闔闔而不可得闕窗無事姑私自論
述樞著鄙志而已范希文曰居廟廊之高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建雖不肖誠不忘江湖耿耿冒昧為此

亦惟知言君子諒其愚而矜其志云爾

嘉靖戊申孟夏既望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議一序

四

治安要議目錄

卷一

宗藩議

卷二

賞功議

卷三

取士議

卷四

任官議十則

卷五

制兵議

議一 目錄

卷六

備邊禦戎議十則

五

2B

9

宗藩議

東莞陳建著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為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啟禍亂之階者鮮矣蓋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為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况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尙能制藩侯之恣橫而不來孺焉之倒懸耶嬴秦徵羹吹蓬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墜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於驕橫逆節萌也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為防制畧同嬴秦

議一

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構亂畧同漢氏遂啟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為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真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

我太祖有天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歲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為之制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襲封焉郡王之子則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為輔國將軍歲

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為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五世則為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為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焉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而其祿米亦二百石焉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二百二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

議一

朝親親之恩可謂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代矣但天下之事貴中固不可過於薄而鮮恩亦不可過於厚而無節過厚無節則難乎其為繼而其弊復因之而起何也國家財賦止有此數今日貢稅所入視國初不加多也而宗室之

二

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夢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冒熾至此况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遙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併遷居民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郭半為紅牆若更數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况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

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鎮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將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謀育房第微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情蓋宗藩中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觀近日言官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釐上言臣備員言官日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論者猶以爲非况太倉係上供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

議一

三

不知其端之不可啟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困極矣郡主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如成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復之騫越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既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爲挹盈注虛爲一時計則可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爲萬世法也臣嘗爲行人奉詔河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偶賤娼至有花生殿下之

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爲前事內開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獲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

二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用意之所在竊以豐林王之

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臣以爲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未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

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三庶孽

議一

四

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爲善守法也蓋事所當革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遇變而通之正古人所爲達孝也現今河南以旱曠奏請則周府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交城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以供各府之奏請亦明矣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免蠲之外存留若干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生困之弊

陛下必有不忍不亟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勉懇懇臣子愛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不發者雖

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祿米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屠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

祖訓重拂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

議

五

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卽與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哉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

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頃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

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宋世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觀今之事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別其嫡庶宗室年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

議

不

子封不過三人庶妾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獨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明祖訓襲封郡王減半支給今襲封親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

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今制郡

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米則至有二三分實支

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

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袒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

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

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並得從事

科舉今盡做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一百卷取中十八人庶宗室有才有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

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

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卷一終

議

七

賞功議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傳是也始也賞功之濫繼也廢襲之濫又繼也縱罪之濫夫賞功之與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皆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擗千百戶今則報二首級卽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來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廢襲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

議二

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三濫之詳而不可不亟爲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

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餘久序錄大學士李賢言於

議二

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慮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天順日錄文莊公澹曰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奈何積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困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爲多矣况及其子若孫乎况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